

在路上

文 / 图 许晨冰

早上八点的蓝田公路段

晨光才刚洩透东边山头的薄云,蓝田公路段院子里的静寂便被一种执拗又规律的敲击声率先打破——嗒、嗒、嗒。王勇戴着眼镜,蹲在段门口,对付着一台罢工的打草机。离八点半上工还早,这角落的“修理铺”已经开张。一把小锤精准地敲打着卡死的刀轴,偶尔伴随金属摩擦的“吱嘎”轻响。他眉头微蹙,眼神专注得如同外科医生。机油特有的、带着锈蚀感的厚重气味,混着清冽的晨风,丝丝缕缕地钻进鼻孔。他粗糙的手指沾满黑亮的油泥,深深嵌进掌纹里,仿佛那是他生命图谱上无法剥离的印记。那些趴在窝的小机械,在他手下总能重新喘息起来,为段里省下的每一分钱,都成了他沉默的勋章。

“哗——哗——”院子另一头,水声清亮。驾驶员孙选堂正弓着腰,奋力拧干一块厚墩墩的灰色抹布。他脚下,一桶清水已微微泛灰。引擎盖早已光可鉴人,在熹微晨光里反射出柔和的晕圈。他还不满意,半跪下来,伸长胳膊去够轮胎内侧挡泥板深处溅上的泥点,指关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车身每一道曲线,都被他手中的湿布反复描摹,水珠沿着刚擦过的地方滚落,在黄漆上拖曳出数条细长、银亮的蜈蚣痕迹。他不仅是段里出了名的“干净人”,还是“能行人”:兜里揣着电工证,哪里线路“闹脾气”,他踩着梯子上去,三下五除二,世界便重归明亮有序。

踏进段部一楼,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响起,勤勉而踏实。空气里悄然浮动得更诱人的暖香,循着这气息走上三楼,职工厨房的热闹裹挟着浓郁的水汽扑面

而来。“咣啦”一声,蒸笼盖子被猛地揭开,一团浓得化不开的白雾汹涌腾起,瞬间模糊了视线。雾气稍散,露出笼屉里挤挤挨挨、胖乎乎的白色大包子,面皮蓬松,隐约透出内里深色的馅料轮廓。锅里金黄黏稠的小米粥正咕嘟咕嘟地翻滚着,密集的气泡顶破粥面,又迅速破灭,释放出粮食朴实的甜香。几张木桌旁,几位鬓角染霜的老职工围坐着吃早饭,闲谈碎语在饭桌上方交织:“县西晚上这几天有砂石车,动不动就有抛洒……”“嘿,我家那小祖宗,夜里能醒八百回!”“老张,下回买点老干妈夹馍好吃……”不知谁提了一嘴:“哟,王段长学习强国的分数,又蹿上去一大截!”被点名的王段长正低头吹着碗里的粥,闻言抬起头,脸上漾开一层薄薄的红晕和掩饰不住的笑意:“我就是没事了当新闻看呢。”这分数,便也带着点得意与羞赧,悄然融进了碗筷轻碰的市井晨光里。

从厨房蒙着薄薄水汽的窗户望出去,楼下小院一览无余。几个年轻身影刚从职工活动室出来,额角鬓发被汗水濡湿,紧贴在皮肤上。其中一个高高跃起,凌空做了个扣杀的动作,嘴里还兴奋地模仿着乒乓球撞击的脆响:“啪! 好球!”蓬勃的朝气像被朝露洗过,脚步轻快带风,说笑声在清冷的空气中格外清脆,给这沉稳的晨曲添上了几串跳跃的音符。

下到二楼,空气陡然沉静下来,弥漫着纸张、油墨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烟草气味。楼梯口,段长办公室的门开着。张段长端坐案后,拿着一份文件,眉头微锁,目光沉凝在字里行间,仿佛在掂量着每一处标点的分



量。周段长正打着电话从一楼上来,中气十足的声音清晰而快速:“……对,就是涵洞出口往东五十米,排水沟淤死了半截! 昨天巡查照片我发群里了看见没? 今天必须清出来! 赶在下场雨前弄利索……”他语速快而笃定,脚下生风,仿佛他脑中的那张路线图正随着他的步伐急速铺展,精准调度着蓝田段这一天即将奔涌向前的车流与脚步。

走廊和办公室渐渐热闹起来。抱着厚厚一沓报销单据的,腋下夹着合同的,轻声询问“张段长签字这会儿是否有空”的……人影交错,脚步声细碎,各自汇入自己的位置,如同无数条涓涓细流,在八点钟的晨光里,无声地汇入蓝田公路段这条坚实而繁忙的河道。

窗外,日头又爬高了些,明晃晃地投在院子里。王勇依然蹲在段门口,小锤敲击金属的“嗒嗒”声固执地响着,一点油污蹭在了他深刻的皱纹里;孙选堂手下那辆黄色养护车,每一寸漆面都在阳光里折射出流动的碎金。蓝田公路段如同庞大而精密的机器,所有齿轮都已悄然啮合,平稳地转动了起来,带着机油、汗水、小米粥和纸张的气息,奔向山野间那些需要抚平或守护的蜿蜒长路。

(作者供职于蓝田公路段)

何以相送
送你一把狗尾草
送你别样的问候
苍翠清新又空灵

玫瑰花的美
握不住弥久的香
娇媚的紫罗兰
只作了别人的嫁衣裳
夜空的礼花
迷茫了漂泊的眼睛
放逐了遥望
唯有狗尾草啊
摇曳心灵的缱绻
如母亲的救赎
传自远方

送你一把狗尾草
采自布谷鸟的故乡
枝叶挂满了云影
草穗摇晃着时光
星星撒过,虫儿吻过
从天边,从梦里
迎着风,冒着雨
蓬勃了你的胸膛

送你一把狗尾草
你要回到久别的家乡
老槐树下是苍老的等待
炊烟里是定格的斜阳
屋前的石阶那是谁的张望
刻进我们的心上
门后,那个英俊的少年
走出斑驳的岁月
一路打碗花
一路歌唱

送你一把狗尾草
送你纯真的心意
捧着它
献给久违的爹娘

(作者供职于陕西省蒲城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瞬间心情

凌晨四点,夜雾还在公路上缱绻,凤凰东收费站的岗亭已亮起暖黄灯光。收费员将制服熨烫得平平整整,指尖轻绕拂过,便民服务箱里排列整齐的创可贴、医用酒精、碘伏、医用棉签,维修工具箱里保持着精准平行的扳手、螺丝刀。这些看似琐碎的准备工作,是他们迎接南来北往车辆的庄重仪式。

晨光初现时,电子屏上骤然泛起醒目的红光:S30 丹宁高速水阳段施工,双向管制! 原本井然有序的车流瞬间化作沸腾的浪潮,喇叭声此起彼伏,焦躁的情绪在空气中蔓延。收费广场上,黄色反光背心如跃动的火焰般迅速集结,有人高举引导牌在车流间穿梭,有人紧握对讲机与交警部门实时联动。一位年轻收费员在找零时指尖微微发颤,身旁的老同事不着痕迹地侧身挡住操作台,用沉稳

风物长吟

走进凤凰古城,远望近观,云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鸟笑,万境自闲,景致便如故人般迎面而来,听像一首歌、看似一幅画,凤凰古城观感如是。

徜徉于古城山水云雾间,感受着古城的悠然自在,纯净安详,古朴闲适,自然和谐……陶醉了人,沉静了心,瞬间变得神清气爽,灵魂通透起来!

穿城而过的沱江上,往来的渔舟游船,一桨唐诗,一桨宋词,荡漾起一脉又一脉的意境。刹那,恍惚了过往和当前,不见了所有的俗念和欲望,心如止水,人淡如菊。

在我的记忆中,凤凰古城是沈从文先生在小说《边城》里描述的那样。它在遥远的地方,却并不荒蛮,山山水水之间,一座苍老而秀丽的山城坐落在沱江之滨。是沱江滋养着凤凰古城,是沱江养育了土苗两个少数民族的人们,世代代以耕田、捕鱼、狩猎为业,生活劳作。

凤凰古城以她娟秀文雅的建筑,辉煌的人文历史,独一无二的吊脚楼,幽思千载的石板街巷,耐人寻味的古桥石栏,传统的民俗民风,让你感受神秘而古朴,美丽而不俗的边城过往。

漫步凤凰的石板路时,薄暮正

微光里的驿站

文 / 康飞

的语气轻声提醒:“别慌,按流程来。”

暴雨倾盆的午后,一辆轿车突然在ETC车道熄了火。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在车顶,司机慌乱地跳下车,急得满脸通红。巡查的安全员瞥见这一幕,立刻披上雨衣冲进雨幕。他蜷着身子钻进车底,油污很快沾满工装,雨水顺着帽檐不断滴落。当引擎重新发出轰鸣,司机感动地掏出钱想表达谢意,却被轻轻推开:“收费站的工具,本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夜幕降临时分,收费站的复盘会准时召开。大屏幕上,当日车流数据不停闪烁,这是平日三倍的工作量,但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监控回放里那些温暖的瞬间:那个起初焦虑得对收费员大吼的司机,最终红着脸说了句“抱歉”;被指引绕行的旅游大巴,司机特意摇下车窗,竖起大拇指的

动作定格成最美的画面。这些细碎的片段,远比任何数据都更触动人心。

春去夏来,锦旗如红云般挂满荣誉墙。“情系司乘 温暖旅途”“高速卫士 贴心港湾”,烫金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映照 着收费员们晒得黝黑的脸庞。当一位司机特意折返,郑重地递上手写感谢信时,那个总是用甜美笑容迎接过往车辆的收费员悄悄转过身——信里的每一句话,都在诉说着无数个日夜坚守的意义。

在这条蜿蜒的高速路上,凤凰东收费站始终亮着不灭的灯。这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只有千万次弯腰递卡时真诚的微笑,暴雨中俯身检修车辆的坚毅背影,深夜里反复核对数据的专注眼神……如同细碎的微光,汇集成炬,照亮了万千旅途。

(作者供职于商漫分公司)

凤凰古城印象

文 / 图 张辉

从吊脚楼的飞檐上爬下来。沱江的水色在黄昏里凝成一块青玉,倒映着两岸高耸的木楼,那雕花窗格与翘角屋檐的轮廓仿佛浸在水底,被水流轻轻晃动,倒像是古城的魂魄在江中漂游移移。

石板街的两旁,木楼如年迈的巨人般挤挨着,一层层叠上去,显出些倔强的嶙峋筋骨。这些饱经风霜的吊脚楼,木柱深深扎进江边湿软的泥土里,任凭水流冲刷,显出几分沧桑的笃定来。每至深夜,江水在楼底呜咽而过,便如同整座城浮在水上,载着沉睡的梦漂向远方。

虹桥是横跨在江面上的一道长虹,桥洞里水流湍急,行船人须俯身而过。桥身两侧却尽是些小小的铺子,蜡染的蓝布垂悬如云,银匠铺子的叮当声不绝于耳,敲击声在桥洞中回荡,仿佛巨古的回音。桥头蹲坐的老银匠,手指枯瘦如竹枝,正就着微光为一对耳环雕琢凤凰,银丝在他手中游走如活物,那凤凰便也似要振翅飞去。

沈从文故居是古城的重要文化地标,故居隐于一条窄巷深处,青砖墙已斑驳得显出黑痕。屋内陈设简朴,书桌靠窗,木椅静默,墨痕早干,唯余下些旧书卷的微尘气息在屋中浮动。窗外一株老石榴

树,枝丫横斜,似在窥探屋内文思。我不禁想象先生当年伏案写作时的背影,这古城的烟雨、江声、吊脚楼与人影,大约都曾在他笔端流淌,化作字字珠玑,如今却只余下空寂的桌椅承接游人的目光。

江边石阶上,洗衣妇们俯身捶打衣衫,棒槌声此起彼伏,如古城的脉动。这声音里夹杂着水的喧响,混着人们的话语,在江面上漾开。对面吊脚楼的窗扉间偶有人影一闪,楼上晾晒的蓝印花布在风里舒展,映在江水中,竟将半条沱江染作了流动的靛蓝。

夜幕垂落时,凤凰忽然换了容颜。两岸吊脚楼的轮廓被灯光勾勒出来,红灯笼一串串悬在檐下,映在江面上,如无数个红月亮在荡漾。水上浮灯次第燃起,顺流而下,点点明灭。远处有人放河灯,烛火在纸船中摇曳,载着心愿漂向未知的远方,在幽暗的江面上划出光的轨迹。

喧闹声从江边酒肆里漫溢出来,游人如织,笑语喧哗,将古城灌满了浮躁的热气。我避开人群,独行至江畔僻静处。江水在暗处低语,桥影如墨,倒映在江中的灯火被水流揉碎又聚拢。此时方显出凤凰的底色——白日里那些斑驳的墙壁、沉默的楼阁,此刻在暗影

絮语轻谈

文 / 张西棉

仲夏夜里的童年

仲夏的夜,风是黏热的。空气在四周静止不动,白日里被太阳暴晒过的水泥建筑体,此刻还在向空中散发着热气,蒸腾着,整个城市都是闷热的。

站在窗前远眺,四周高楼林立、灯火阑珊。随着近年来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街灯的光晕之外,偶尔可以看见深蓝的天幕上缀着几颗疏星,微弱却固执地闪烁 着。它们的光芒穿越辽远的黑暗抵达这里,带着遥不可及的梦幻色彩。对星星的记忆还停留在孩童时代,成年后就不曾悠闲地凝望夜空,也未曾去数过晦明变化的星星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电风扇、空调还未普及,酷热难耐的夏夜,村子里家家户户基本都是 在门口铺个大凉席,一家老小或坐或躺纳凉。三夏时节,大地也是炙热的,透过薄薄一层草席,还是能感受到大地深处未散的余温。那时候使用的草席便宜也易损,用一些时日 后,系草秆的绳子开了席子就散烂了。而用细竹子编制的凉席稍贵则更耐久一些,崭新的表面光滑细腻、清凉舒 服;只是时间久了,难免会有竹皮起皮破损,稍不留神会有尖刺刺入裸露的皮肤。

夜色渐渐深沉,当终南山的下山风徐徐吹过,丝丝缕缕拂过汗津津的额头和脖颈,白日里灼人的暑气,也被晚风一绺一绺梳开、疏散,透出几分沁人的凉意。空气不再凝滞了,带着一种被晒透后特有的干爽,流动着草木清冽的气息。这时候,也是我和弟弟最快乐的时刻,我俩并排平躺在凉席上,奶奶一边摇着大蒲扇为我俩驱赶蚊子,一边还会讲起古老的神话故事,有刘海戏金蟾、洪波湖的由来,百听不厌。

奶奶手中的蒲扇,始终慢悠悠有节奏地摇着,发出“嘎哒、嘎哒”的声响,那节奏是安眠的拍子,驱赶着蚊虫,也把夜的故事和星光的絮语,轻轻带 入我们的耳朵。弟弟躺在凉席上,眼睛扑闪扑闪的,小脚丫在我腿上踢来踢去;大人们低低的交谈声,孩童们兴奋的争论声,在星辉下交织,被广袤的夜色温柔地包裹、笼罩。

星空低垂,仿佛触手可及,银河像一条宽而朦胧的光雾之河,横亘在头顶,流淌着远古静谧里才透出些许本真的沧桑与静穆。

下山时遇雨,雨水敲在青石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石板路顿时浮起一层幽光。巷子 里的行人纷纷避雨,唯余雨声淅沥。两旁店铺里,蓝印花布垂悬,银饰静卧玻璃柜中,蜡染的靛蓝在雨气里愈发深沉。雨帘隔开了喧嚣,凤凰此时才显出几分本色——雨水洗去了脂粉,留下青石、古木和江水原本的朴素面目。

傍晚的渡口,船夫收桨系舟。江水在夕照下流淌如金,载着落叶与浮光缓缓东去。游人渐散,灯火逐盏亮起,喧闹如潮水般退却,古城显露出水面下的沉静基石。水声,灯影,木楼,石阶,一切又归于它本来的节奏。

凤凰城本是山水的女儿,生于自然的怀抱,长于岁月的雕琢。白日里游人如织,喧嚣声浪翻涌如沱



江的潮汛;入夜灯火辉煌,浮华光影遮蔽了星月。然而当人潮退去,灯光阑珊,古城便如退潮后的礁石,重新显现出它坚硬而沉默的基底。

这城真正的魂魄,不在店铺琳琅的银饰里,不在酒吧喧腾的歌声中,而在青石板路缝隙间生出的苔痕里,在吊脚楼木柱上雨水冲刷出的纹路中,在江水千年不变的流淌声里。它如江底沉石,任水面浮光掠影,任游人匆匆来去,始终静卧水底,侍守着山水的记忆。

离开凤凰时,回望沱江。水面浮灯依然明灭,吊脚楼的倒影在波光中摇曳,恍若整座城都浮在水上,载着千年的悲欢漂向远方,而真正的凤凰,大约沉在水底深处,是那江流带不走的、与山石长在了 一处的古城精髓。

(作者供职于安康市公路局)